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九十一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郡人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孫陸景元公美校

陸宗伯文集

疏　陸樹聲

敬獻愚忠以備採擇疏　聖學圖治

臣因衰病成錮屢次乞休荷蒙　聖慈俯　賜矜允（文定公忠節郎德海內有河岳之）臣受　恩深重既捐軀不能以効馳驅之力復披肝

諸小事皆忠愛正直退不忘君可謂大臣矣

不足以形感激之詞今當遠離　闕廷瞻戀　天日
臣區區犬馬之忱願効萬一伏念臣本以猥庸夙承
知遇頃緣收召身際昌期仰見　皇上聰明睿聖
臨御以來任賢圖治講學勤政眞不世出之　主矣
臣愚尤望　皇上思此身為　天地民物之主而一
起居食息務遵常度念大位為　祖宗付託之重而
一發號施令務循舊章以聖賢之言為必可行以帝
王之治為必可法而朝夕納誨終始日新于以培養
君德者誠不可不豫也至于經筵進講儒臣啓沃臣

愚以爲　宸嚴在上或一時敷對未悉則記憶豈能
盡周宜令史臣採摭經史凡聖賢之懿訓可爲法戒
及　本朝列聖創守之宏規繼述之大烈著爲典謨
者檃括其詞撮略其要如宋儒孫奭之上徽言范祖
禹之進帝學錄錄成進　御以便省覽此亦　聖學
緝熙之一助也臣無任惓惓然臣愚芹曝之誠尤不
止此臣聞益之告舜曰儆戒無虞而首言罔失法度
于此見法度之係于人國甚重也　祖宗之法紀纖
悉具備今遵行既久大綱舉矣而節目漸渝或視爲

細故而習以因循或樂于簡便而憚于修復夫法之隳也始于細微而成于沿積小不守則至大漸不可長矣宜令諸司查照舊典有則舉之不可隳也此法紀之所當嚴者也諸司政令所以明職掌以一法守也今事例多端條格不一或乍經建白而旋復改更或見在施行而隨即寢業夫輕于定令則下難遵承煩于立例則弊多出入狥時情者得借以援引肆臆見者或任其推移甚非所以示畫一也宜申勑部院司府凡見行事例通行酌議去煩就簡申明裁定

以便避承此政令之所當一者也風俗者世道之元氣風俗美則禮義興而治道因之數年以來人情巧僞習尚澆浮驁聲利者普于趨時飭廉隅者病其絕俗以承迎爲將順以詭遇爲通材揣情分以立異同望風旨而爲向背或外無違異而內則猜離或貌雖詭順而心懷慎忮持議者不務實而多務名取人者或尚能而不尚德雖當　聖作之期戒諭諄切一時漸改觀聽而革心之化未臻夫朝廷有教化而後四方有風俗本原倡率之地不當加之意乎此士風之

所當正者也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未有民生不遂而可以稱善治者今生齒庶繁民力消耗譬之堂宇飾而杇柎空膚革完而脂膏竭臣昔年赴召道途所經自江淮而北歷齊魯畿輔咽喉之地見驛傳衝疲夫役煩苦民多流徙不勝困窮兼聞吳越閩廣川蜀山陝諸處或敝于征徭或困于兵賦民窮財盡所在皆然吏非不知民隱然欲施賑貸則倉廩不繼專寬恤則逋斂難緩德澤不宜民困何由而甦宜勅下所司酌議裕民長策務求實惠毋事虛文條列上裁

通行撫巡守令永爲遵守使民生咸遂不徒粉飾治平此國本之所當慮者也財用經國大計其損益自然之數不在民則宜在官今賦歛之歲入有常政令之蠲除不一財用調度亦甚容矣然太倉之粟未腐內帑之貫未朽而下無藏富之民上有竭澤之慮此不可不求其過也夫江河不能實漏巵欲足國用必先均節故止不急之營建則力役舒裁非時之賞賚則浮濫抑約內外之供億則奢泰斥禁奸墨之侵蝕則掊克止斯非足國之本與至于錦衣官校監局匠

作軍伍之霸占廚役之替補冒濫冗食積弊相沿又不可不為之嚴汰也此財用之所當議者也建宗封以為藩屏　祖宗訓制明矣今支庶日蕃賦入不給人多祿少貧窘失所踰城冒禁越關齎奏者屢經遣發不能禁止議者以為宜限爵祿予女之數然過于裁抑則恐至傷恩為之變通則誘于無術將來勢窮弊極有不可勝言者矣宜查據該部近年奏行條例中間或約束太嚴所當通融或區處未盡所宜開載者通行奏乞裁定以永遵依至于欲慎輔導則長史

教授等官。宜稍加銓擇年深者。一體陞敍。毋委之閑廢。以責其輔導之實。仍於臬司憲臣中擇其職事稍簡者。請 勅兼理宗室事宜。凡事由長史司申呈撫按。委行覆查。方與奏 請。庶下無抑勒。而越例奏瀆者。或少也。非權宜之一端乎。此宗藩之所當議者也

自貢議成而外夷納款求市。疆場安而歲省調發。有明效矣。然邊圉無警。則偷惰易生。虜情難厭。則向背莫測。休兵日久。則戰陣不習。市易往來。則禁防或疎如宋臣富弼所謂目前恃以無恐。將來將不知兵。兵

不習戰。不可不爲之慮也。宜内乘閑暇以講戰守之宜。外察虜情以修撫馭之術。戒主帥之數易。嚴士卒之訓練。偵東西夷分合之故。以携其糾聚。聯各邊鎮臂指之勢。以厚其聲援而又申嚴二鎮增修八事。以時稽其實。此邊防之所當識者也。國家財賦。全仰河漕。邇歲河工修而運道通漕政舉矣然黃水之潰決無時。河渠之通塞難料。天時之飢穰不一。毎當春夏運艘大集。嚴於催督。則商旅不行。萬一歲事不登。徵發稍後。或河流淺澁。致稽期會。加以沿河夫役十二

總。漕卒罷悴歲無息肩而隄防之修培。運船之補造歲費不給。不無軫當事者之慮。聞之先臣丘濬建議欲水陸竝運。及兼行轉搬之法。夫陸運費鉅。不可行矣。乃河漕可常恃也。不可不權其變也。海運不可恃也、亦不可全廢也轉搬支兌可兼行也。不可執一也視時豐歉因勢變通。在司國計者宜權其便矣、此漕運之所當議者也又臣備員禮官。竊詳國朝　郊廟之制。國初因儒臣草創之議。二丘分祭。復定合祭之禮矣。至　世宗皇帝采言官之議、復主分祭。當時典

議諸臣有謂祀地非郊。禮不經見。或謂禮行於郊。而百順受職。不當以日月配天者。其言不有據乎。國初廟祀始建　四親廟。已建　太廟準　九廟之制矣至　世宗皇帝創定大禮。尊　二祖以表功德。列羣廟以序昭穆。特建　世廟以奉　睿宗。已復祔享於　太廟。説者謂因情起義。全專享之尊。而不失昭穆之序。則　世廟爲安。二者皆典禮之大。非臣下所敢輕議。方當稽古右文之世。正禮樂明備之時。槪會通以定一王之典。垂萬世之法。其在今日。不識可徐

爲之議乎乃若恩加於耳目之近矣而或遠有所遺法詳於條目之微矣而或大有所忽政體一矣而開誠布公同心一德和衷之誼不可無也銓選公矣而因材器使循名責實綜覈之政不可無也言路通矣而廣聽納以防壅蔽審好惡以公舉刺養正直忠厚之氣不可無也用内寺以給掃除可矣而倒持旁落之漸可不厲爲之防乎優外戚以示眷異可矣而非覬無厭之求可不嚴爲之制乎凡是數者今大臣之所謨謀侍從之所獻納臺諫之所論列 聖心嘗加

意而延納之矣又何假於臣言但臣衰殘餘齒恐遺先朝露圖報無由故不揣趺陋冒昧上陳固知塵露無裨於高厚庶幾芻蕘可備於採擇伏惟 聖明留意臣不勝瞻戀祈仰之至

答李雍野按院論水利

竊聞之先猷謂治水之大要有二曰蓄曰洩非蓄無以防旱非洩無以禦潦蓄旱則資蓄以灌輸潦則資洩以疏導非獨有洩而無蓄也故三吳謂之澤國澤西非低窪湖汊所不至者其者水之鍾也如主於治潦欲一決而涸之不幾于因

噎而廢食乎今吳江而下浦港支渠分流而東者謂之西水西水盛則海潮不能駕越邐緣支河淺澁則西水之來者微緩海潮之至者湍迅故潮至則勢急而退速潮去則沙留而易凝退速則無灌輸之實易凝則多淤澱之虞如仁臺所謂水鹹泥濁者或以此也今所慮者潮沙日積河身漸仰其於蓄洩不無兩妨論者謂吳江長橋之水迤邐而東由瀰港支渠分流放於海而下猶之自咽喉而達之胷腹腸胃以下注尾閭者也如今咽喉鯁噎胷腹腸胃壅塞則尾閭

雖通而津液不注。閉鬲且將不利矣。故浦港支河。尤宜浚治。務令深下。則停蓄流通。無所壅塞。遇澇則水藉以容納。而不至於漫泛。遇旱則水得以車戽。而不若於乾暵。此兩利之道也。乃若田間水道。則請令田戶各加疏浚。此又不待言矣。今吳松之工。已聞之當事者。亦將有事於此。僕老耄憒於世故。因承下問。率爾布此。

陸中丞文集

疏

陸樹德

民運困極疏　民運

疏上大司農王公國光極行之並分焉與民利

夫東南財賦之來有軍運有民運軍運以充六軍之儲民運以供百官之祿人皆知軍運之重而不知民運之苦尤有深可憫者夫軍運以十軍而運米四百石或五百石民運以一民而亦運米四百石或五百石軍運之船皆官所造而軍不知民運之船則民自顧而官不知軍運以軍法結爲漕法一呼百應人莫敢犯民運以田里小民供役遠道語言鄙俚衣服村賤而人人得而侮之軍運經各該分司衙門無抑勒

需求之若民運經各該衙門勤以遲違情由問擬工罪并諸雜色使用每一處輒費銀十五六兩少亦不下十兩軍運過洪閘一錢不煩而洪夫閘夫共與挽拽民運每過一洪用銀十餘兩過一閘用銀五六錢所過共三洪五十餘閘而費可知矣其最苦者船戶皆江淮奸民慣造此船裝載白糧每顧船價及撑駕夫價計不下二百餘兩糧一入船其驅使糧長不啻奴婢每日供奉船長及撑駕夫不啻奉其父母蓋糧在船中即糧長身家所係呑聲忍氣曲爲順從勢不

得不然也。其最所畏者，軍運每凌虐民運，有等豪惡之軍，故將巳船撞擦民運之船。民船板厚而軍船板薄，微有損傷，即便蜂攢簇擁，盡入民船，百般挾詐，不厭其欲不已也。此其苦之在途者縷縷若此。其他入京攬頭之需索，入倉交納之艱難，又有不可勝言者。凡此皆以供百官之祿也。盡斯民筋力之脂，竭斯民噓噏之氣而來，始就倉，困苦極矣。嘉靖十年以前，民運尚有保全之家，至嘉靖十年以後，凡充是役，未有不破家者。近來東南流離日衆，逋負日多，邑里蕭條

盜賊滋起莫不由斯根本重地一至於此誠不可不深慮也臣産東南親見此苦常切痛心詢諸父老咸謂宜將白粮并入運軍順帶使民出所有以益軍軍（此法宜行但稍厚津貼可耳）出餘力以代民似亦無不可者但今年期限已迫尚未敢輕議上　請令所當議者合無將民運并入議單兼責之漕臣令各該叅政一體督促進聞總運叅政督催至京則軍運不敢肆其凌虐船戶不得恣其奸貪而洪閘亦可無需索之患如有此等許不時呈告以憑警治伏乞　勑下該部會議施行仍要申示

庶乎民困少甦民心懽趨而益以彰我　皇上惠養
元元之初政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九十二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李雯舒章
　　　　　　　　　楊䂀子常　參閱

張都諫奏疏

疏　　　　　　張䍇

杜狡夷以安中土疏　杜絕倭貢

頃者日本國差來進貢使人宗設等、與後到一起宋素卿等、在於浙江寧波府地方、互執詐偽、相與讐殺、

因而橫肆抄掠、戕殺官民、一時巡察備禦等官、坐視恬然、任其遁去、節該鎮守太監梁瑶巡按監察御史歐珠陳德鳴先後報到、臣等聞之、相顧驚愕、竊惟外夷入貢我國家著有常法、其來也接之以禮、其叛也示之以威、其所以自爲備固、不以逆順爲之疏虞也、日本國僻在東海、舊號倭奴、自漢魏之際、已通中國俗尚貪狠、頗知用兵、唐攻百濟、白江口之戰、大受挫衄、以有日本爲之强援也、在勝國時、許其互市、朦朣數十、戈矛充斥、時出其重貨貿易、即不滿所欲燔爇

城郭大肆侵軼世祖至元十八年擊日本兵十餘萬死於海島還者僅三十人蠢茲裔夷恃其窟穴之幽凶狡之性往往出沒海洋窺伺中土得間則張其戎器以刼殺為事不得間則陳其方物以朝貢為辭刼殺則利民財朝貢則利國賜間有得不得而利無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我　太祖高皇帝洞燭其奸乃洪武七年及十四年兩却共貢僧人發陝西四川各等寺居住仍著之　祖訓曰日本國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謀為不軌故絕之當夫開國之初四夷賓服雖

西北大虜皆遠去遁徼、稍賴闕庭、顧茲小醜時犯海
道、用此於山東淮浙閩廣沿海要害去處、列置衛所
及所設總督把總巡哨等官、又專設巡視海道副使
一員、并都布二司堂上官、往來督視、所以備禦之術
可謂周且遠矣、宣德之末、復來稱貢、 朝廷不逆其
詐、燕賞豊渥、捆載而歸、蓋墮其計中矣、正統中入我
大嵩、犯我桃渚、屠殺蒸庶、血流成川、或得孕婦相與
刳剔、計其女男以為賭酒之具、或縛嬰兒于柱、沃之
沸湯、視其啼哭以為笑樂、其為荒淫穢惡不可勝言

前吏部右侍郎楊守陳論著其害最為深切讀者慣滯乃令二起夷虜相繼到來既曰譯得宗設等船隻人口數目差異又稱譯得宋素卿等勘合係應銷繳而未銷繳之數遞相訕誑至於數目則是各官已稔知其隙情態矛盾法應預防況在彼無兩貢之例在此無兩是之理真贋未分強弱已判譬之羣犬百十相聚主之者所宜別其牢檻嚴其羈絏然後可保其無彼此吞噬之虞一失措置未有不狺狺而爭傷及人類者也今海上諸司均承委法慣樂因循謙處未

定而令素卿之盤般慢藏啟窺瞰之奸逆狀已形而聽宗設之謝罪當面甘愚弄之術先事未能協心以隄防臨期不能併力以勦殺遂致賊黨翱翔海濱為患叵測苟或赦而不問何以謝橫死之生靈或黜而不我何以警積年之偷惰通合據法查究創艾後來

及照日本國蕞爾海夷利覯中夏先年使者肆為不道荷我 聖天子仁聖曲賜優容茲以讐殺我地謂宜儆諸夷之甲典問罪之師但發遣使人國王無罪且其國與朝鮮琉球諸夷俱係不征之列載之 祖

訓、聖謨洋洋、伐之不祥、勝之不武、伏望　皇上敕下

禮兵二部、作急計議、備行淮浙閩廣鎮巡等官、凡沿

海要害去處、如遇前項夷船到彼、就便督發官軍、併

力截殺、仍行浙江鎮巡等官、將見獲夷黨宋素卿等、

譯審明白、取問罪犯緣由、宋素卿先年潛從外夷人

數、重賂逆瑾、脫網生還、宗設人衆、俱係從逆賊徒、罪

在不赦、通合正之典刑。以昭天朝之法。以嚴夷夏之

防。但其中間容有出于脅從。非其本意。亦須分別等

第。量遣情輕數人歸諭本國。以示好生。昔漢之英君

詛僻或弃珠崖或謝西域垂之史冊為世美談況倭奴詭譎情態具有明驗若更許其通貢是利彼尺寸之微損我丘山之重其于　聖祖垂訓之意不無背馳尤望　皇上震赫斯怒絕約閉關永斷其朝貢之途毋徒溺所恃以事無用此非臣等區區之私見實沿海億萬生靈之心也臣等又訪得寧波紹興等處間有一種無賴潛從外夷誘引作奸如朱素卿者實繁有徒今行出給榜文於各該地方張掛曉諭遇有前項無賴踪跡可疑許隣里首告官府不時覺察卽

便擒笄家屬從重究治庶幾中國之勢常尊外夷之侮少禦而五兵不試萬邦咸寧凡沿海生靈得以共享太平之休無窮矣

罷額外進獻以重詔令疏

罷止進獻

竊聞之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古之帝王所恃以治平天下之術也苟樂於迎合之說昧於利害之歸輕狥其私朝更夕改則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天下之弊紛然雜出此固苟且之政非臣等

所望於　聖明之世也頃者守備鳳陽太監張陽題稱乞處停止獻新果品該禮部覆題奉　聖旨還都照舊例行務要禁約下人不許生事擾人自取罪累臣等謂此舉動該部言之明白痛切所宜遵承詔令以貽久遠之謀根究奸詖以杜貪戾之漸乃奉綸音都照舊例一槩容許重疑人心不知所謂例云者其張陽所稱洪武年間之宣諭與遞年太監廖貴等之故事乎抑大明會典　皇考集大成之書以傳信於天下後世者也夫鳳陽王業兆基之地號為中都其

進獻諸果、應著令甲、使相繼承以奉　宗廟、夫何畧焉而不之載也、蓋月朔薦新、取其時鮮、以隆孝思、初不貴於遠方難致之物、以勞吾民、況鳳陽所產、即如張陽所開諸果、皆兩京所素有、　皇祖之意、亦以驗看守之勤惰、樂種藝之有成、或偶因便用之、豈虞後世遂以爲例、相延於無窮耶、會典不之載、則其不以爲例也審矣、　陛下改元一詔、天下信之、與會典同爲不刊之書、內一欵有曰、各處鎮守協守守備等官、不許假以進貢爲名、僉取皂隸、科斂銀兩、擾害軍民

額外進貢一切停止夫何詔墨未乾而破於奸謀施行未幾而格於横議不惜反汗復啟厲階夫匹夫食言人且非譏而況 天子之指揮關係重大一有不審則人將睥睨 朝廷以爲可以窺測侮易政令以爲可以揺動徼蹬連出將不可制只如茶芽一節查得南直隸并浙江福建等處凡地土所宜皆入例貢備載會典未之有改鳳陽原非産茶地方 陛下不察誤中其欺曰茶芽只着自行收買進貢臣等猶切疑之以爲陽之收買或不出一時資也旣而侵尋復

有此奏　陛下再申其敗不惟不之罪也而又重許之鳳陽根本重地百姓連年飢荒守備爲地方設也爲張陽者正宜深加撫戢用奠邦基乃敢陰懷側媚之私外托年例之說曰黃船則雜以人夫曰茶芽則混入果品巧飾詞說意在必行公違詔書全然不顧雖　明旨禁約不許下人生事然以積年鷹犬之徒一旦專權在手未免徼夫索錢騷擾地方津貼打乾此非明詔所能禁重煩驛遞故曰　聖主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言重本也煩民以爲徹　列聖在天之靈其肯享之乎又

況倖途一開，四方效尤，爭進奇巧，何所底極，如唐之日進月進，宋之花石綱，史冊照然，卒之罷敝天下，皇風因以不競，其流之弊，雖未必遽至於此 明主謹無逸之戒，聖人重有漸之防，可不先事爲之慮哉，大都官出守。若非蚤夜搜羅，指稱名目。爲希寵自私之圖，則塊然地方，束手坐食，故進獻爲此輩第一事，百計巧鑽，必得其門而後已，伏願 陛下恩詔令之當重，察利源之不可開。俯從該部所請。如遇前項果品成熟，選精潔奉獻 皇陵，其南北進獻果品并茶

芽皆係額外，仍舊一切停止。切責張鵬務宜安靜，毋起事端，以作偏於天下。尤望申明　詔旨，通行各鎮地方。今後但有違　詔獻者論之如律。罪在不赦，則于天下可以無事。而生民得所安矣

亟誅蠱惑遺姦以隆　聖治疏　引誘內臣

竊聞治功難成而易敗，邪術易惑而難袪，若辨之不早，而去之不力，未有不敗其垂成之功，而蹈已覆之轍。邪正盛衰之分，理道得失之判，不可不察也。　陛下英明神聖，追古帝王，自入正大統以來，凡覆轍之

弊不俾更張而治平之望已有端緒頃者大內之間
禱祠繁興上而 乾清 坤寧等宮下而東次經廠
等處或三晝夜或一永日名爲吉祥好事脩建不時
傳聞宮中以此成俗而又特于 乾清宮令內臣十
數人專一習學經典講究科儀賞賚逾濫寵幸日密
夫齋醮之設宜就寺觀之中而顧假之宮闈脩設之
徒側用緇黃之流而顧屬之內豎謙者皆以先朝罪
人各名下掌家管事人負自分不逞挾此邪術以爲
嘗試之計而 陛下耳熟諂諛之言心遊老釋之教

不覺墮其愚弄、曲奉淫誣、親蒞壇場。不以爲異、流聞四方、播傳後世、使　陛下負恭道之謗。蒙好佛之名。太監崔文等之罪、固有不容于死者矣、近該大學士楊廷和等、題爲愼選左右、速停齋醮、以光　聖德事極言虛誕誣妄利害、望　陛下特命司禮監官、查出蠱惑誘引人員從重究治、并貴緣阿附之黨盡爲斥逐、更欲　陛下日以敬　天法　祖脩德保身爲先務、廷和等腹心大臣、義均休戚、其爲慮甚遠、其爲陛下甚忠、伏讀批荅　旨意、僅云覽卿等所言具見

忠愛朕已知道了、而前項蠱惑阿附之徒、置之不問。側耳旬日、重疑人心。夫去不善而不能遠、大學之所謂過也。知惡而不能去、郭公之所以亡也。往年小人焦寧吳亮輩、寔挾此術、以誤先朝、殷鑒不遠、殊為可惡、復踵其故智、上累 聖德、使 陛下不知其非、則亦已矣、知之而猶惑于其說、昵于其人、彼必以為祟爲之深、非物議之所能搖、愈肆奸欺、凡以中 陛下之欲者、無所不至、因而干撓政事、牽復羣邪、傷太平之業、失四海之望、其為可慮、不但一節一目小小虧

損而已也切計今日寧遠君子而不忍斥其徒寧略人言而不欲違其教亦以此倡說者皆謂　聖明一心敬信可以延年可以已疾交誰不已用堅　上心而不知神慮淡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古之聖帝明王深懼尤物之滅周女戎之敗晉慎之遠之福屢用昌正不必過崇妖妄以徒事無益之請也昔宋太祖嘗問養身之術而王昭素以寡慾爲先真德秀進言于理宗以親賢爲致壽之道昭素之言詞約意盡而德秀之論懇切詳明其意以卷阿寔召康公廣

王心之詩既曰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而繼之以
有孝有德以引以翼何者情慾易惑德性易移近妃
嬪褻御之時多而親學士大夫之時少則逢迎扇惑
罔非物慾豈惟敗德抑以傷生惟有孝有德者以引
之于前而翼之于後則日聞正言日見正論其心恬
淡而和平其體優游而泮渙保身長世之道要不出
于此者臣等側聞頃來嬪御女謁充積闈帷而其間
一二人者號爲黠慧柔曼蠱惑尤甚是怠于日講疏
于經筵一切施行漸多頗僻恭養德度時見違和小

人窺見間隙。遂以前項左道。上逆 聖意。殊無所忌夫以齋醮爲足恃而恣無已之欲于宮壼之間以荒淫爲無傷而要難必之福于夷狄之術講筵一暴而十寒。引翼日疏而日遠。甚非古之帝王所以求福不回。親賢保身之道也。伏願 陛下思 祖構之艱難恤人言之旁午。深察邪正之辨。深探理亂之歸亟從廷和等所謂宄將崔文并一樣蠱惑引誘人員貪緣阿附。表裏售奸之黨通行拏送法司。明正其罪。尤望日御講筵。以親道德之士。日謹閨闥以塞情實之非

或古今治亂人心向背務嚴苞桑之戒而咨諏之益詳或雞鳴淑女賢婦人務愼貫魚之寵而取舍之有定如此庶幾道體不奪于人心剛德不撓于衆昵有以養性情之正有以培壽命之源政治光于祖宗而名壽加于堯舜區區齋醮之舉無益有損宜無足置之牙頰者矣

遵成法革弊政以培國脈事　請罷鎮臣內臣

臣聞稽于古道二帝所以聖傢刑文王成王所以賢

伏惟我　皇上英資神斷冠絕古今登極以來夙夜

憂勤不憚興革思以復我 太祖 太宗之盛海内
臣工皆有以仰窺 陛下遹遵 祖宗之盛心矣節
該都御史何孟春及科道等官徐景崇汪淵盧瓊楊
銓王秀等各題欲將各處腹裏鎮守内臣通行查革、
以靖地方節奉欽依或推廉靜老成的去或查照舊
制行或謂鎮守繫是舊制或謂違所言與成法有違
因循牽制不欲變更臣竊揆 聖意非謂鎮守内臣
之設眞可恃以保我子孫黎民也特以左右之人交
讙合譟皆曰此 祖宗舊制也載之會典而可稽

陛下亦曰此　祖宗舊制也行之累朝而未改驟訛
襲非不以爲異不知所膠固者　景皇帝之弊法而
非我　太祖　太宗之貽謀也夫　太祖之時內官
不得典外事諸司與內官監文移不得往來其爲簡
柅之法不可尚已永樂初我　太宗皇帝乃命三四
內臣鎮守遼東開原及山西等處蓋專爲隄備邊徼
譏察非常而設至於腹裏地方或遇有事其鎮守之
任或以公侯伯都督之武臣或以尚書侍郎少卿之
文職事寧之日仍取回京所以爲萬世計者蓋已不

遺餘力矣及正統之末權閹誤國遂致我　英宗皇
帝漠北之征　景皇帝以郕王監國尋據大位天步
艱難所在盜賊蜂起於是福建浙江山東四川等處
始命兼以內官爲鎮守易文職以廵撫之名臣惟
景皇帝之時舒良王文之徒表裏用事政以賄成無
復忌憚其前項內臣固無可革之期矣及我　英皇
復辟紀綱一新重以吉祥石亨恃寵招權獨留此弊
政以濟其惡日復一日遂爲故常仰惟我　太祖高
皇帝提一旅之衆建萬世之業我　成祖文皇帝轉

戰五載弘靜萬邦其艱難險阻蓋已備悉而所以為
聖子神孫之圖者周思曲慮無不詳盡使內臣有益
人國果可以鎮守腹裏地方臣知我　太祖　太宗
當先為之矣而又何假於　景皇帝之手耶臣嘗伏
讀天順元年我　英宗皇帝復登寶位之詔有庶弟
郕王杜絕諫諍失德良多之語綸音載頒天下後世
所共聞知則　景皇帝數年之紀綱與其一時一事
之指揮偏頗謬戾宜無足法者茲固舍我　太祖
太宗萬世無弊之法而如　景皇帝之法乃謂業已

持久不復敢爲。不亦乖舛之甚耶。夫　景皇帝原旨謂內臣朝廷家人、但有緊急事務、着他來說其言似是而實非。其實無益而多損。只如往歲宸濠之變逆節方萌。預發其奸者。按察副使胡世寧也。反狀已熾戡定其亂者。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也。而鎮守江西太監王宏、先事不能告密于京師。臨時竟爲甘心降虜。則所謂有事來說之云。其果足恃耶。夫太平則坐一省以毒　朝廷之生靈。遇變則懊顧望以孤朝廷之委托。是鎮守內臣之設不惟無名而適以爲

奸雄之資。固愚臣之所未解者也。頃來各處鎮守內臣革面革心、不敢作惡、臣固知 陛下聖智神武、以犬馬用人、羈紲銜勒、無復狂逸奔踶之慮。然縛窮奇之腹而欲其不食、猶竊脂之戶而使之不肉、區區之私。竊恐其可制於一時。而難保於他日。此愚臣所以不識忌諱、而肆為狂瞽之言也、夫漢高晝一之法、變于孝武而復于昭宣、然後有吏稱民安之效、宋室忠厚之規。變于神宗而復于元祐、然後成旋乾轉坤之功。今日承先朝大壞極弊之餘。所在黔黎困窮已極

重以災異迭出邉檄交馳此正陛下痛革弊政以迓
天休扶植凋瘵以培國脉之日也伏望仰思　太祖
太宗成憲之良俯察　景皇帝立法之弊及簡會前
後臣僚紛紛不已之論敕下該部集議通將前項地
方應革鎮守內臣逐一查革以復我　太祖　太宗
之舊他日書之史冊曰革守鎮內臣自　陛下始斯
眞足以追配　二帝而掩　成王矣顧不偉歟臣自
分此言一出未免為　陛下左右所不喜然失今不
言為國家異日之遺恨愚臣負國之罪將無所逃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九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上木　吳嘉胤繩如
何　剛慤人　參閱

楊椒山集

疏　　楊繼盛

請罷馬市疏　馬市

臣至都下、見俺荅求開馬市之書、竊意上倣聖怒、征討之志已決。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

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嘆曰、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太宗不過二覇主耳、猶能威震夷狄、氣壓突厥、以 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之伏于艸茅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蠢茲胡虜、反不能生擒酋長剿絕苗裔、而乃爲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爲 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虜素賓服、尚不可言及此、去年入寇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讐矣、今

不惟不能聲罪復讐。而反與之爲此和議之事。何以上解　列祖之怒。下紓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大讐。一不可也。信者。人君之大寶。匹夫匹婦。尚不可少失信義。况于　皇上北伐之命屢下。臣民所共知。四裔所共聞者也。方今各處兵馬集矣。粮艸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舉。乃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選將練兵者爲何。備粮艸器械者爲何。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　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其

有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　天朝之尊而下與犬羊爲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將不取笑於天下後世乎此損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聞胡虜殺戮人民之慘姦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在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召號誰肯與起此壞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

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旣動兵將日强今市馬一開則衆相謂曰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鎭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惰其偸安之氣矣廢弛旣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

想緣和求

武之心五不可也宜大人民懷携二之心久矣一向

十箇不能知此詳也

雖有交虜之事猶畏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通虜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

民悍于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
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一開。則彼皆以爲天
下兵威已弱。蠢茲醜虜。尚不能服。群起爲盜。又焉能
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
七不可也去年胡虜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
爲我軍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心尚在也今　皇上聲
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于今。止爲馬市之開。則彼得
以窺我之虛實矣目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胡輕中
國之心八不可也犬羊之性。變詐無常。謀深計巧。反

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寇而駕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得以愚弄乎我矣此墮胡虜狡詐之計九不可也胡虜之産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

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十萬兩一旦胡虜之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之財胡虜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爲開馬市之議以欺誑 皇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爲羈縻之術內修武備實以爲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自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虜性無厭請開馬市

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于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即違約，則彼之入寇爲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爲失信矣。孰謂犬羊無饜之欲，可以馬市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脩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駕車也，不過爲征虜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紛紛之擾乎。況虜以馬爲生，彼

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于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約暫繫乎犬羊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為永久之計夫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我予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虜雖犬羊最不失信觀其

聲言某時搶某處再不懲期可驗彼旣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虜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於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于凍餒以至于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而動衆征討於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爲上乎噫爲此

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虜寇于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葢春生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威之竝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若癰疽毒且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于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中國明矣。而於虜賊則甚利焉。葢數十年來。虜賊以中國之百姓爲佃戶。

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討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月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入寇莫敢與敵虛實旣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況馬擄自中國者春時艸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備恐虜猜）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蚨之利是昔日彼猶爲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爲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懣可勝言哉夫此事利于虜賊而不利于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者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

意以為征討之事。已難收拾。虜再入寇。　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誤事之禍。何以能免。況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致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固目前之寵。虜縱背約再為脫避之計。未曉也。然不思　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錫予之隆者。蓋欲其主張國是。征討逆賊也。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為事權既不在我。時勢既已驕矣。有欲謝重擔于

人而無由者。吾何以冒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虜再深入。則必歸咎于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國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用循之為上乎。然胡虜之寇與不寇。不係于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胡虜何以深入。此時罷開馬市。虜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者哉

早誅奸險巧佞賊臣疏　相嵩彈章

臣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諫阻馬市。言不及時。本

內脫宗罪應下獄被逆黨威屬問官將臣手指拶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於死荷蒙　皇上聖恩薄罰降調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罪臣不死逆黨之手已爲萬幸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　皇上再生之身自今已往之官皆　皇上欽賜之職也臣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於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有所不顧而日夜祗懼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于請誅賊臣者況臣官居兵曹以討賊爲職然賊不專于胡虜凡有害於社稷人

民者均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胡虜者犬羊之盜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言嵩貪汚之小而未嘗發嵩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爲撫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 皇上之仁恕又冀嵩

感容留之恩，而圖爲攻邪歸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於此時，日夜感恩可也，豈意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之計，因　皇上之留，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爲，衆惡俱備，四端已絶，雖離經叛道，取天下後世之唾罵，亦有所不顧矣，幸賴　皇上敬天之誠，格于皇天，上天恐奸臣害　皇上之治，而屢示災變以警告去年春雷久聲，占云大臣專政，然臣莫大于嵩，而專政亦未有過于嵩者，去年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心不在君，而背之者

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于嵩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于賊嵩之身者。乃日侍其側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 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為 皇上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 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

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丞相自居（有其權而避其名甚無謂也）挾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面禀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專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於人雖以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此語極透）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

謝嵩矣。蓋惟知事權出于嵩。惟知畏懼奉承于嵩而已。此壞　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

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　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　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不親附於我。故票本罷之。　皇上宥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　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本

此猶淺露者耳

報之凡少有得罪于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本帶出　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　皇上之恩以市已之惠假　皇上之罰以彰已之威所以群臣感嵩之惠甚於感　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于畏　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于嵩大小臣工又盡附于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　皇上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也此竊　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

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已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已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于　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于人曰　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于已也及今則將　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　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擬議主張　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　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　皇上令

此段似非平

心語

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爲。世蕃却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群會票擬。結成奸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　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　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見稟事於嵩曰、昨御史蔡朴叅守備許實等失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東樓、聞東樓已票送入、未知如何、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分二等、甚有分曉、　皇上定是依擬、臣

初甚疑，及後　旨下，果如嵩言，卽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劾嵩，　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孰輭庸鄙，奔走嵩門下，爲嵩心腹，感嵩之恩，畏嵩之威，惝惶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卽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旣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竝已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

此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耳。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以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爲壟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布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爲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爲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爲廣東巡按、朋奸比黨、朦朧奏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

惕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查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效忠嚴鵠皆世蕃子也隨任豢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　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倘既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

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則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爲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胡虜窺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胡虜聞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廕子。嵩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于嵩。嵩自嘆以爲養虎遺患。後又

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眩　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胡虜犯京深入失律。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

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夔附計于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 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戰敗 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 皇上詰問汝夔求救于嵩嵩又曰雖是拿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眞情。故將此言啜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變及汝夔臨刑。始知爲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

故天下皆知爲嵩主張特　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
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
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
任爲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
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　聖明
洞察其奸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　皇上供事內庭
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
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
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

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 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爲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致善類爲之一空。比時討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 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攬於嵩。而吏兵二

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皇上爲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爲事。將官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爲甚。有司既納賄于嵩。不得不濫取于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爲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

民之心。既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姑爲少變。 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爲輔臣。諂諛以欺乎 上。貪污以率其下。通賄慇懃者。雖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踈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廉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

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于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尚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 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 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 皇上之奸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于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奸言之。知 皇上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之以伺察

聖意故先用實賄結交情熟于　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褻戲之聲遊觀燕樂之爲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　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悅　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爲盡合　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　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奸一也

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爲通政司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皆

預知事少有干於嵩者。即先有術以爲之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摭拾其過。是　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奸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廠衛官籠絡强迫。結爲兒女親家。夫既與之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奸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於此。勢屬不便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　皇上試問嵩

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 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爪葛此其奸三也廠衛既爲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其軟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少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眞

聞公此疏未上往拜嚴世蕃時天不安世蕃留公飲笑酒公別嘱予馬上呼名自爲選

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贐或心有所愛憎則嗾之舉劾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

所建白便附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　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寧忍於負　皇上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　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奸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惧也嵩又令子世蕃將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

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爲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蔕。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眞可爲流涕者也。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奸。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爲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

巧足以肆其讒俱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欝怏終日凡事惟聽命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爲嵩積威所刼然於　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爲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恠以　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于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欲全大臣之體而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爲一日之害　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況爾來疑見　皇上之見

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職方纔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徒言取禍難成僥倖萬一之功哉顧

皇上既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 皇上况臣狂直之性生于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發於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

與嵩鸞已極死獨嵩尚在嵩之奸惡又倍於鸞將來爲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　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　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群臣于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　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諭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賊既去　朝廷可清矣將見胡虜前旣聞逆鸞之死今又聞嚴嵩之誅必畏皇上之　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

風而喪其膽。況賊臣既去。豪傑必出。功賞既明。軍威自振。如或再寇。用間設伏。決一死戰。雖係俺答之頸。梟吉囊之頭。臣敢許其特易易耳。外賊何憂其不除。虜患何憂其不絕乎。內賊既去。外賊既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爲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　皇上之事臣感　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荷　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感激無地、不避萬死、

書

與繼津兄書

此事部中允行、而人皆避事、蓋難其人、而兄獨勇往任之、則爲衆悅服。今本部旣束高閣、而兄欲强行、則堂官惡之、同僚忌之、此不便一也、兄爲拯援小弟之故、讐家欲害而無辭、乃令日尋事幹、且自居受害之淵藪、此不便二也、弟訪問宜大將官、俱云地方狼狽已極、兵馬必難整飭、所謂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兄欲任之萬無成功之理、昨何道長慨然有開海運之請一無成功。人皆笑之。此不便三也。到彼處行事、凡有

謀爲又先題請兄自恃當道者果欣而允之乎抑或故阻其所爲乎此不便四也許公之請必欲其駐劄陽和城兄無兵馬之寄一遇有警軍將各守信地遺一空城虜或逼闖將何以爲保身家之策此不便五也整飭兵馬責任甚重萬一失事其責當與將領督撫等兄自忖其當道者肯恕兄乎抑必加重于兄乎此不便六也細觀許多之疏蓋恐一時失事兵部叅劾故扯兵部官在內將欲謝擔于兵部衙門且又云責令容彼提調則若彼之屬官者執機在彼持據豈

得自專行事。無事之日。受彼提制。有事之日。替彼項缸。成功難必。禍害須知。此此不便七也。夫識時勢者在俊傑。此等時勢。兄識之久矣。而必欲爲此者。蓋一念爲國之誠。故利害有所不暇顧耳。然欲幹天下之事當思其如何下手。如何收煞。事成如何結果。不成如何名目。死生雖不計。畢竟果不徒死。不思之思之。又重思之。第非阻兄忠貞之爲。若損友者。蓋眞見事必不可成耳。況此時兄十分小心迴避。猶恐禍及。何乃自投禍機乎。

上徐少湖翁師

城中餓殍死亡滿道人人驚悍似非太平景象夫京師之民各有身役常業何以頓至于死而所死者皆外郡就食之人也蓋緣各處司民牧者無救荒之策之心而京師有捨粥捨飯減價賣米之惠故皆聞風而來當其事者又不肯盡心鮮有實惠故每東餓以至于死是以京師爲溝壑誘外郡之民而塡之也救荒自有均平普徧之政何必煦煦然爲此小惠誘民

讀此條默念李文靖對真宗之語

以至于死乎莫若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作急賑濟然

後出給告示。諭以本處賑濟之故。使各歸鄉里。又將所捨之米。預支二三十日。以爲回家盤費之資。則窮民有鄉井飽食之樂。京師無死亡道路之慘矣。連年豐稔。止有此歲之饑。一郡之粟自足以供一郡之食特在上者區處之無其道耳。官倉之粟。可賑濟也。亦可價賣也。富室之粟。可勸借也。亦可責令減價糶也蓋官倉除備邊急緊。不可動支外。其餘有積至數十年將腐者。合暫變賣。收價到秋易新。似爲兩便。富室有積粟至千萬石者。皆坐索高價。以邀重利。故米價

至于騰踊。合依此定價裁抑之。又當以禮獎勸借。官給以帖到秋償還。則米價自可日減。窮民自返故鄉矣。窮民既無處辦米。或責產傭工。止可得錢。乃令分爲等類。定爲價數。則錢法紛亂而民益告病矣。夫錢法之行也。或朝貴而暮賤。或此處用而彼處不用。若有神以使之。雖市人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可以官法定之乎。爲今之計。當爲權宜之術。不分等類。不問大小。俱責令折筭通行。其價數之多寡。任從民便。官府不得而與焉。則錢法可通而商民俱便矣。米價騰

踊。日甚一日。今定爲官價似爲裁抑之術。然在京師則有所不能行者。蓋各鋪戶之米。俱貴價糴買。非若外郡富家。田內自獲。然今定爲輕價。彼豈肯折本糶賣。且各處販米者。一聞價輕。孰肯再來。外米不肯來內米不肯糶不知其將來至于何如也如定米價。亦俟春間販米至者多。然後議之。北地既荒。全賴南米之來。使河道阻滯。則來者延遲。恐緩不濟事。賊盜甚多。或搶擄一船。則後者聞風。孰肯再來。今宜行令各河道官。使開河之時。先放米航行。一遇壅塞。則遣官

夫撥運一若轉運官糧然則米正月終可到矣又行令各處地方官使嚴加巡捕防守護送則販者無失米之憂所來者必多矣南米來者既多又憂米價之不減乎盜生于貧雖勢所必至然荒年而至于盜起斯亦可憂矣聞各處撫按分付各屬官令其暫寬治盜之法其意俱生變也以故各官于盜賊之獲俱姑息寬縱之此端一開爲盜者衆貧者日至放肆富者日不安生是民之爲盜雖起于年凶亦上之人有以教之耳夫濟荒自有長策未聞教民爲盜以救之也

況漸不可長。民不可遲。恐隄防一撤。紀綱遂壞。其變有不可勝言者。宜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使遇盜賊仍治之如法則禁盜乃所以止盜而止盜正乃所以救荒也。

法密防之乎未治之于既無除時勃亂

序

苑洛先生志樂序　　志樂

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滅絕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然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于樂則廢棄不

講全德之微風俗之敝恒必由之良可悲夫然律呂與天地相爲終始方其隱而未彰也天既生哲人以作之則于其既晦也天忍任其湮沒已乎闡明之責蓋必有所寄者先生于是惕然省悟退而博極羣書凡涉于樂者無不叅考其好之之專既而得其說矣于是有直解之作或脫悟于載籍之舊或神會于心得之精或見是于群非之中若天有以啟其衷者終而觀其深矣於是有志樂之作蓋律生聲鍾生律焉遷著之矣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

末之及也圓九分積八百一十分　固著之矣而管
員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圖則末之及也六十
調八十四聲蔡子著之矣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
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則末之及
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矣而以黃鐘祀天
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以
黃鐘一均之備布之于朝廷宮闈實古今之絕唱則
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宏綱細目一節萬變信乎
括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盡于是矣志云乎哉其于

先儒世儒之圖論備錄不遺者是固先生與善之心然亦欲學者考見得失焉耳方其始刻之日尤鶴飛舞先生之庭者久之識者以爲是書感通所致槪仰秫出聽之說則鶴之來舞也固宜而其得樂之正也此非其明驗矣乎昔人謂黃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叙疇同功然卦疇得程朱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是書而始明則功當不在數子下豈曰小補云乎嗚呼太和在成化宇宙間故先生所由生太和在弘治宇宙間故是書所由始太和在嘉靖宇宙間故

是書所由成，則其作誠不偶然也。後之有志于樂者，苟能講求而舉行之，則太和將在萬世之宇宙，而先生之功，至是為益大矣。然不若心以求之，何以知是書之正，不得其說而精之，又何以知盛之言，不為阿私也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